

# 五旬宗門徒訓練初探： 教牧應用門訓於牧養上的角色和策略\*

文：陳國恩博士

五旬宗是一個強調聖經與聖靈並重的宗派，在這兩大基礎上，五旬宗認為教會存在有三大目的和使命，其中一個是「建立一個日漸活出基督樣式的聖徒群體」(林前 12:28；14:12；弗 4:11-16)，而教會最重要的三大職事之一，也是要「建立一群效法祂(神)兒子模樣的聖徒」。<sup>1</sup> 教會有責任培育信徒，讓他們成長及達至成熟的程度！因此，前美國神召會助理總監(1993-2007)查爾斯·克拉布里牧師(Charles T. Crabtree)以「門徒訓練」(門訓)作為教會的使命和首要任務，而美國神召會總會(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)亦以「門訓」為宗派一個重要的事工！<sup>2</sup> 然而，五旬宗的門訓五花八門，為了解何謂五旬宗門訓，本文特以五旬宗神學為基礎，參考查爾斯牧師的《轉化的門徒》(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)一書，去探究五旬宗門訓應有的向度，以及牧者在當中的角色和策略！

## 一、門徒訓練的向度

「門徒訓練」來自馬太福音大使命中的一個動詞「使…作…門徒」(μαθητεύω, *matheteuō*)，這動詞在新約只會出現了 4 次，只有大使命(太 28:19)那次是唯一使用命令式，<sup>3</sup> 可見「作門徒」是耶穌給予信徒的一個重要使命！「作門徒」需要「門徒訓練」，門訓牽涉三個部份，一是資深的同行者，即老師；二是經驗較淺的學習者，即學生；三是學習的內容，即職事或事工。這是門訓常見的三個向度。前兩個向度均從人出發，而第三個向度則較重視當中的事工和事工內容。

從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字源來看，作「門徒」就是作一個「學習者」(Learner)或「學者」，故此，很多教會會從學生的角度進發，針對信徒而設立和設計門訓。不過，此字在希伯來文有一個接近的字詞「門徒」(לִמּוּד, *limmūd*)，意思是「受教者」，在舊約出現了六

\* 這一篇文章曾在 2018 年四月 13 日，由香港建道神學院和神召神學院所舉辦的「社會參與、靈性、靈恩」的學術交流會中發表過。在此刊的文章有稍微的修改和補充。

<sup>1</sup> 教會另外兩個目的為：(1)作為全球歸主的媒介；(2)作為讓人一起敬拜上帝的群體。參神召會基要真理十六條的第十條和第十一條：孟惠霖，《基要真理-五旬宗觀點》，楊子江譯(香港：神召神學院，2013)，108。

<sup>2</sup> Charles T.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 (Springfield, MO: Gospel Publishing House, 2007), 55-70;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, "Discipleship," online: <https://ag.org/discipleship> (10/11/2017).

<sup>3</sup> 啟創電腦分析編著：〈門徒(G3100 μαθητεύω、G3101 μαθητής、G3129 μαθητάνω)〉，《聖經工具 V3 CD4》光碟版(香港：啟創電腦分析，1998)；Bible Works, *Bible Works 6-CD* (Norfolk: Bible Works, 2003)；Gerber Vergil, "Discipling through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," in *Discipling through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*, ed. Gerber Vergil (Chicago: Moody Press, 1980), 38.

次，但在耶利米書二章 24 節和十三章 23 節中均譯作「習慣」，表明一種學生與老師的關係和彼此相互的持續行動。「作門徒」不是單單接受老師的信仰，並且要進入一個委身的旅程，<sup>4</sup>將老師的教導付諸實踐和行動，以老師的教導生活，亦像老師一樣生活，意思是「作門徒」要「思想伴隨著努力」，有正確的信仰思想，亦要加上自己努力，所以門徒就是那些跟隨「耶穌的學習者，接受這主人的教導，不單只在信仰中，而是在生活中。」因此，近代著眼門徒所做的，門訓多從事工訓練入手。

留意馬太福音廿八章 19 節故意不採用常用的名詞「門徒」(μαθητής, *mathētēs*)，此字在新約出現了 260 次；它也不用較常用的動詞「學習」(μανθάνω, *manthanō*)，此字也出現了 25 次，這種選取表明耶穌不是以學生和事工進發。參考牛津美國詞典(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)，「作門徒」不單是「遵循另一個人的教導，並且要接受他為領導者」。<sup>5</sup>所以，根據希臘文聖經學者賽普勒斯(Spiros Zodhiates)的分析，「作門徒」的「意思是超過作一個學生或學習者，它必須是一個跟隨者，接受主人給予他的指示，並使之成為他的行為準則。」重點不在於跟隨者，在於主人。<sup>6</sup>耶穌選取的動詞「使…作…門徒」(μαθητεύω, *matheteuō*)，在新約有三次是連於耶穌或天國(太 13:52、27:57、28:19)，指向作耶穌的門徒，保羅同樣使用它去描述作耶穌的門徒(徒 14:21)。「耶穌的門徒」表明，重點在於主人「耶穌」，不在於門徒。因此，在門訓中，理應老師才是應有的向度，耶穌才是整個訓練的焦點和榜樣，門徒只是耶穌的跟隨者，像影印品的副本一樣，不能本末倒置！門徒是屬於耶穌，又要學像耶穌，並必須絕對服從及複印耶穌，及忠心跟隨主。

## 二、門徒訓練的發展

門訓不是五旬宗所獨有的，門訓早在舊約時代已經存在，摩西的岳父葉忒羅如師傅般，幫助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跟著訓練約書亞，成為接替他的門徒。以色列王國時期，以利亞也是這樣訓練他的門徒以利沙。<sup>7</sup>在主耶穌出世前的希羅世界，「作門徒」(*mathētēs*)這字詞已被廣泛使用，通常指向教師、主人和智者的跟隨者。此時的門訓以學生的向度為主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(Plato)、蘇格拉底(Socrates)和歷史學家希羅多德(Herodotus)也曾使用「門徒」來代表「學習者」或「勤奮的學生」。從希臘哲學家的描

<sup>4</sup> לִמּוּדָא 分別出現在賽8:16; 50:4(x2); 54:13; 耶2:24和耶13:23, 參啟創電腦分析編著:〈門徒(H3928 לִמּוּדָא)〉,《聖經工具V3 CD4》光碟版; Gerber Vergil, “Discipling through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,” 38; John Oswald Sanders, *Spiritual Discipleship: Principles of Following Christ For Every Believers* (Chicago: Moody Publishers, 1994), 29; The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, *Studies in Discipleship* (USA: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., 1971), 1.

<sup>5</sup> Joel C. Rosenberg & T.E. Koshy, *The Invested Life: Making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One Person at a Time* (Carol Stream, Ill.: Tyndale, 2012), 32; Spiros Zodhiates, ed., s.v. “Mathētēs,” *Hebrew-Greek Key Word Study Bible*.

<sup>6</sup> 窩特森,《作主門徒》,梁成德譯(香港:天道書樓,1989),14; Zodhiates, s.v. “Mathētēs,”; 賽普勒斯(Spiros Zodhiates, 1922-2009)是《希伯來文-希臘文關鍵詞聖經》(*The Hebrew-Greek Key Word Bible*)的編輯。

<sup>7</sup> Rosenberg & Koshy, *The Invested Life*, 25-26.

述，當時已應用門訓在教與學，並涉及師徒的順服關係和嚴苛要求的培訓生活。<sup>8</sup>新約時代，門訓更普遍，法利賽人及其他宗教狂熱者皆有他們的門訓制度，施洗約翰傳道時，似乎也按照舊約的師徒承傳方式去訓練門徒，耶穌也有十二門徒一直跟隨祂，五旬節延續老師向度的門訓，保羅有提摩太和提多為徒，雖然各人的方式略有不同，但均會要求對主人或領袖的全然委身，<sup>9</sup>以老師的向度為主，這就是五旬節時代的主要方式！

後使徒時代的頭幾個世紀，教會誕生，基督教學校被建立，著名的有殉道者游斯丁(Justin Martyr)在羅馬所設的學校和主後 190 年在亞歷山大的學校，但由於缺乏師資，它們未能有效地為信徒提供裝備或課程，著名的教父如奧古斯丁(Aurelius Augustine)、俄利根(Origen)和貴鈞利(Gregory)也未嘗進入這些學校修讀。此時，信仰主要透過教堂內的師徒承傳來進行，有著現今門訓的影子，傳遞內容主要是基本信仰、教理(Catechumenate)、教義、禮儀和紀律，以預備信徒受浸，及預備牧者被按立。<sup>10</sup>因著使徒的離世，此時的主教和教父躍居於教會的權威位置，「門徒」這詞遂簡化為「監督者」(Overseers)，大部份門訓均在主教的監督下進行，門訓卻仍持守老師的向度。當時訓練的要求並不統一，游斯丁強調禁食和禱告；羅馬的革利免(Clement of Rome)卻沒有要求安靜或讀經時間。不過，五旬節式的「個別督導」仍是門訓的重要環節，根據安提阿的伊格那丟(Ignatius of Antioch) -相傳是使徒約翰曾指導的一個教父，這種督導模式代表信徒向權威的順服，對發展靈命至關重要，這個基礎至今仍成為現今門訓的重要基石。<sup>11</sup>

君士坦丁信主後，修道院和教堂學校興起作為基督教訓練的場所，有些牧者受惠於它們的教導，但課程未見完善，故未能主導裝備信徒的訓練。個別的門訓仍然是主流，加上許多偉大的基督徒教師出現，他們主要以個別督導和著書來指導牧者和信徒，他們也成為信徒仿效的對象。中世紀初這段時間，大多數神職人員和「教父母」(Godparents)擔起訓練門徒的責任。<sup>12</sup>不過，此時期的修士和修道院對門訓的延續有很重要的貢獻，他們幫助信徒重拾五旬節式的門訓，透過老師的榜樣去訓練門徒，內容雖然仍以聖經和書籍為主，但加入了禮儀(聖餐)、社群生活和藝術等訓練，讓門徒的靈命塑造建基於一種共享方式。從努西亞聖本篤(Benedict of Nursia, 480-550)創立的本篤會，信徒可以學習到紀律、讀經、禱告和服侍，在平凡生活中得著能力；亞西西方濟各(Francis of Assisi, 1181-1226)的方濟各會則提醒信徒簡樸地生活，以自己所擁有的來幫助有需要的人；而奧古斯丁修

<sup>8</sup> Bill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: On Being and Making Followers of Christ* (Colorado Springs, CO: NavPress, 2006), 53-54; Michael Wilkins, *The Concept of Disciple in Matthew's Gospel: As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the Term Μαθητής* (Novum Testamentum Supplements 59; Leiden: Brill, 1988), 12, 15-41, 70.

<sup>9</sup> 另外，當時的門徒訓練通常都包含五大特點：(1) 跟隨老師；(2) 學習老師的話；(3) 學習老師的事工方式；(4) 模仿老師的生命和品格；(5) 興起自己的門徒，參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59-61, 63-64.

<sup>10</sup> Justo L. Gonzalez, *Histor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* (Nashville: Abingdon, 2015), 4-6, 11, 14.

<sup>11</sup>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75-76, 78.

<sup>12</sup> Harold W. Burgess, *Models of Religious Education: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* (Nappanee, Indiana: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, 2001), 44.

士道明尼克(Dominic, 1174-1221)強調講道的重要性，牧者必須表達信仰的知識。這些修士們都著意以五旬節式的小組門訓來模仿基督，內容以唱詩、研究聖經和閱讀書籍為主。踏進十二世紀，歐洲經濟漸漸發達，大城市的出現引致大學的建立，許多大教堂學校的教師都在大學學習，信徒訓練趨向學術化和專業化，師徒的關係卻拉遠了距離，<sup>13</sup>師徒的經歷和領受被輕視，門訓轉向職事訓練的向度。遇有德國金碧士(Thomas A Kempis, 1380-1471)等人，強調門徒要《效法基督》(*The Imitation of Christ*)，過耶穌生活的方式，藉此影響他者。<sup>14</sup>然而，五旬節式的門訓卻不再為主流！

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爆發，面對低落的靈性，信徒需要密集的訓練去轉化，改革家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)在《德國彌撒》(*The German Mass*)一書中，提議「教會中的小教會」(*Ecclesiolae in ecclesia*)，瑞士改革家馬田布塞珥(Martin Bucer)遂在法國史特拉斯堡(Strassbourg)實驗小組模式，引致正在受逼迫的英國清教徒(Puritans)效法，這小組式的聚會，有助門訓的發展，地點不再限於教堂內，而是在不同的家庭中。<sup>15</sup>而馬丁路德、約翰加爾文(John Calvin)等改革者站起來，將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放在一起，以踐行的方式模仿基督，成為當代門徒勇氣的榜樣。坎特伯雷大主教(Thomas Cranmer, 1489-1556)更將靈性延伸到普通信徒。<sup>16</sup>這時，門訓再次重回實用和個人靈性的基本方向上。可惜，其後的神學家嘗試把改革者的教義統一化，導致訓練的焦點從門徒轉向神職人員的教育，以致神學院興起作為訓練的場所。十七世紀末路德宗興起的敬虔運動嘗試扭轉此勢頭，敬虔主義之父菲利普(Philipp Jakob Spener, 1635-1705)講求靈性、實用和個人經歷，但在普林斯頓的神學家影響下，常識實用主義(Common-sense realism)被高舉，基督教的訓練仍只為栽培牧者傳道。<sup>17</sup>隨後在十七、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帶動下，加上十九世紀後的科學發展，讓基督教訓練被看為一門「科學——神學」，訓練門徒由一個教導信仰的「原型模式」(Prototype Model)，進入一個社會性、學術性的「開放模式」(Liberal Model)，甚至達到一個強調客觀、理性和學術的「社會科學模式」(Social-Science Model)。<sup>18</sup>這幾個世紀，偶爾仍有小群或個別的門訓被興起，就如雷克斯(Robert Raikes)所推動的主日學運動，與及約翰衛斯理(John Wesley, 1703-1791)興起的查經小組「精選會社」(Select Society/Holy Club)，<sup>19</sup>由平信徒領導，聚會不限時間和地點，主張聖潔生活，目標為模仿基督、傳福

<sup>13</sup> Gonzalez, *Histor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*, 22, 24, 27, 41, 44, 47; Hironari Takatori, *The Small Group: Its Biblical 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urch Growth* (Unpublished diss.;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, 1983), 44. Online: <https://place.asburyseminary.edu/trendisertations/2888/> (21/08/2012).

<sup>14</sup>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83-86, 88-89, 91, 114.

<sup>15</sup> Takatori, *The Small Group*, 44-45; 引述 Richard F. Lovelave, *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: An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Renewal* (Illinois: Inter-Varsity Press, 1975), 165.

<sup>16</sup>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97-98.

<sup>17</sup> Gonzalez, *Histor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*, 77, 93, 102, 117, 120; Trevor Gerhardt, "In What Ways Does Theological Knowledge Contribute to Thinking about Theological Education?" *Journal of Adult Theological Education* 12.1 (May 2015): 58.

<sup>18</sup> Burgess, *Models of Religious Education*, 80, 187.

<sup>19</sup> Byron Klaus, "Whole-Life Discipleship-Lessons from the Bible and History," in *Your Call To Work & Mission:*

音和幫助有需要的人。二百年之後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(Dietrich Bonhoeffer, 1906-1945)亦表明恩典是重價的，門徒需要付代價，<sup>20</sup>沒有門徒或門訓的基督教是沒有基督的基督教，但門訓已脫離五旬節式的老師向度，完全傾向事工的向度。

1811年，士萊馬赫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)確立了神學學科的分類和內容，使牧者的裝備課程變得更專業化，<sup>21</sup>結果是，被呼召的門徒會在神學院受訓，平信徒的門訓只限於地方教會內。踏進廿世紀，門訓主要有四類：

#### 1. 古典的門徒訓練(Classical Discipleship)

二十世紀中，由基督教導航會(Navigators)和學園傳道會(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)興起，特點包括五旬節式的一對一指導，以及有紀律的聖經學習、和見證、講解的培訓。然而，古典的門訓只求信任，沒有針對門徒的內在生命。

#### 2. 靈命塑造(Spiritual Formation)

這方式重拾古代耶穌、祂門徒和其後修士所實踐的操練，如安靜、獨處、聖經默想等，藉此要求順服，學效耶穌基督的品格。

#### 3. 處境性門徒訓練(Environmental Discipleship)

這又被稱為心靈性門徒訓練(Psychological Discipleship)或關係性門徒訓練(Relational Discipleship)，它關注社群的處境。

#### 4. 新修道主義(New Monasticism)

它是由上述三個方式融合而成。<sup>22</sup>

在香港，這四類均存在於不同的教會內，而近代小組教會的出現有助教會內的門訓的發展，1989年，香港有幾間教會成功轉型細胞小組教會模式，引致1994年第一屆香港細胞小組教會會議的舉行，<sup>23</sup>門訓遂再次復興。然而，現今普遍的趨勢使門訓演變成一些專業「課程」，使焦點不再聚焦於人，乃是以知識和職事主導！就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所辦的「門徒訓練課程」，分紅色、綠色、紫色和金色四個進階課程，以研讀聖經為主，<sup>24</sup>仍

---

*New Discipleship Series from AGTS*, ed. Steve Lim (Springfield: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Evangel University, 2015), 197-200; Takatori, *The Small Group*, 50; 施耐達，《奮進的衛斯理與教會更新之模式》，文國偉譯（香港：循道衛理聯合教會，2003），94-96; Charles A. Tidwell, *Educational Ministry of a Church* (Nashville, Tennessee: Broadman, 1982), 51-52.

<sup>20</sup> 潘霍華，《團契生活》，鄧肇明譯（香港：基督教文藝，1994），59-63; Dietrich Bonhoeffer, *The Cost of Discipleship* (New York: Macmillan, 1949), 67;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103-4, 106.

<sup>21</sup> 士萊馬赫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)在1811年的《神學研究大綱》把神學分成三個範疇，參曾立華，《教牧學導論》（香港：建道神學院，2011），20; David Heywood, “Educating Ministers of Character: Building Character into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Ministerial Formation,” *Journal of Adult Theological Education* 10.1 (May 2013): 18; Gonzalez, *Histor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*, 106-7, 115, 120; Gerhardt, “In What Ways Does Theological Knowledge Contribute to Thinking about Theological Education?” 59.

<sup>22</sup>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18-20.

<sup>23</sup> 參〈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簡介〉，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。取自：

<http://www.ccn.org.hk/3546935672ccn.html> (10/08/2018)。

<sup>24</sup>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編著：《信徒培訓部》，<http://www.methodist.org.hk/h/7/> (24/10/2017)。

回不到五旬節式的門訓向度！

### 三、五旬宗的門徒訓練

對於五旬宗來說，門訓要歸回五旬節時代的門訓，不是從認知和事工出發，是從老師的榜樣作起點。五旬宗以五旬宗為一個經驗，而不是一個宗派，<sup>25</sup>五旬宗的神學與實踐都是起始於經歷，五旬宗堅持所有真理是有關表現出來的經驗。所以學習必須以具體的經驗開始，而不是從先驗的原則來開始。<sup>26</sup>這方法是由處境的經歷及所經歷的問題開始，從行動-反省到辯證(Action-Reflection to Dialectics)，然後回應，以致重新發掘新的可能性，引致新的行動再「經歷」。五旬宗這種的牧養方式，英國伯明翰大學(University of Birmingham)教牧學學系的高級講師以馬內利(Emmanuel Lartey)稱之為「牧養環迴系統」(Process Approach/Pastoral Cycle)；<sup>27</sup>荷蘭約翰尼斯(Johannes A. Van Der Ven)教授則在 1993 年稱之為「經歷-神學環迴系統」(Empirical-Theological Cycle)。<sup>28</sup>美國福樂神院(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)神學及宣教學教授、神召會牧者、馬來西亞人楊偉明(Amos Yong)和英國維珍大學(Regent University)實用神學教授馬克(Mark J. Cartledge)牧師分別在 2002 年和 2003 年，接續約翰尼斯的主張，以經驗去建構五旬宗的神學訓練，透過「聖靈-話語-社群的三重辯證」(The Trialectic of Spirit-Word-Community)，即三者的關係，以及五旬宗社群敘事的策略，嘗試以經驗作為神學的基礎，將現代神學連接於日常生活。

因此，五旬宗的門訓亦應是一個經歷的旅程，在神話語、聖靈和社群為基礎，配合社群敘事策略而成的。門徒可以讀經、祈禱和相交，來建立起聖經、聖靈和社群這三個基礎，從而透過遵行神話、實踐異象和彼此相愛，來效法耶穌，又以敘事策略，來與其他門徒相互影響，達至門訓的目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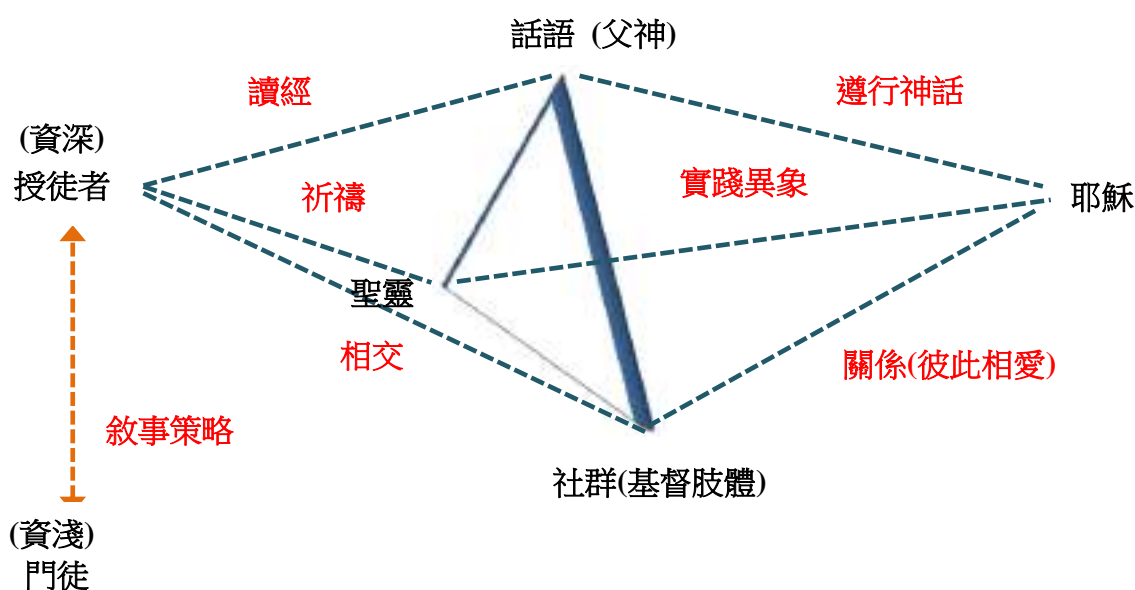
<sup>25</sup> Simon Chan, *Pentecostal Ecclesiology: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* (Amsterdam: Deo Publishing, 2011), 93.

<sup>26</sup> Amos Yong, *Spirit-Word-Community: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in Trinitarian Perspective* (New Critical Thinking in Religion, Theology and Biblical Studies Series; Aldershot, UK: Ashgate, 2002; Reprint, Eugene, OR: Wipf & Stock, 2002), 165; Nimi Wariboko, *The Pentecostal Principle: Ethical Methodology in New Spirit*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2012), 67.

<sup>27</sup> Mark J. Cartledge, *Practical Theology: Charismatic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* (Cumbria, UK: Paternoster, 2003), 17, 20-21; 他引述自 Johannes A. Van Der Ven, *Practical Theology: An Empirical Approach*, trans. Barbara Schultz (Kampen, the Netherlands: Kok Pharos, 1993), 113-56.

<sup>28</sup> Cartledge, *Practical Theology*, 21-22.

圖：門徒經歷(成聖)之旅



五旬宗著重聖靈是人所皆知，但五旬宗把聖經放進他們靈命成長的基礎內，卻是鮮為人留意。五旬宗在訓練門徒上，重視聖經的閱讀和教導，所以他們將「權威法則」置於十六條信綱之首，較「聖靈浸」更為優先。五旬宗認為經歷不單單是（個人）感受或情緒；也是客觀，是可以分析和印證的，重覆的經歷就是一種理性。<sup>29</sup>雖然五旬宗重視每個信徒在聖靈引導下成長，卻不接受任何超越聖經權威的經歷。

基督徒經常誤解聖靈與聖經的關係，經常以聖經為理性，以為有理性，就沒有聖靈；有聖靈，就沒有理性。其實，聖靈是信徒神聖的智慧、心思、理解和認知。<sup>30</sup>五旬宗認為信徒的理性或認知是從他們與神關係的經歷而來的，是靠賴聖靈的工作。<sup>31</sup>誠如楊偉明牧師所言，五旬宗以神話語和聖靈是父神的左右手。<sup>32</sup>神話語定義聖靈，聖靈定義了神話語。史蒂芬(Steven J. Land)指出：「啟示和保存經文的聖靈今天啟迪、教導、指引、宣告和轉化神的話語。」<sup>33</sup>聖靈是真理的靈（約 14:17），聖靈可以幫助人認識神，從而認識真理。因此，聖靈和人會在聖經中聯合，加強人的理性，讓人更容易明白及實踐真理。聖靈與

<sup>29</sup> Martin Thornton, *Pastoral Theology: A Reorientation* (London: S.P.C.K., 1958), 149.

<sup>30</sup> Amos Yong, *Spirit-Word-Community*, 35.

<sup>31</sup> Margaret Poloma, "The Future of American Pentecostal Identity: The Assemblies of God at a Crossroad," in *The Work of the Spirit: Pneumatology and Pentecostalism*, ed. Michael Welker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2006), 154; Donald G. York and Anna York, "The Spirit in Evidence: Stories of How Decisions are Made," in *The Work of the Spirit: Pneumatology and Pentecostalism*, ed. Michael Welker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2006), 215.

<sup>32</sup> 最先提出的是里昂主教愛任紐(Irenaeus, bishop of Lyons, 130-200)，在他的書《反異端四》(*Book IV of Against Heresies*)內；參 Yong, *Spirit-Word-Community*, 50, 258.

<sup>33</sup> Veli-Matti Karkkainen, *Toward a Pneumatological Theology: Pentecostal an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Ecclesiology, Soteriology, and Theology of Mission* (Lanham, MD: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, 2002), 9; Cited Steven J. Land, *Pentecostal Spirituality: A Passion for the Kingdom* (JPT Supplement 1; Sheffield, UK: Sheffield Academic, 1993), 100, 106.



理性並不分割，反而是緊緊配合，幫助信徒成熟。

人只有在聖經和聖靈的亮光下，才能對真理達成共識和正確的詮釋。不過，在門徒踐行的旅途上，整個社群都有其重要性。五旬宗社群是五旬宗門訓的對象，也是其任務。查爾斯牧師(Charles T. Crabtree)認為「轉化的門徒」(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)是由聖靈的重生開始，跟著必須進入新的屬靈信仰社群——教會。<sup>34</sup>這信仰社群是一群按神形象被造，被神分別及呼召出來，是屬神的，是神啟示和旨意的盛載體，卻被差遣進入世界，為他人而活。信徒透過持續參與教會及其聚會，靈命就會成熟，得以成為門徒，「使社群穩定和進步」。<sup>35</sup>因此，五旬宗是在信仰社群內訓練門徒，五旬宗社群就是一群擁有五旬宗信仰和共同聖靈經驗的信徒，是聖靈下的團契，聚集在一起共同造就並服侍他人。因此，對五旬宗來說，神的話不僅是向神職人員啟迪，而是向整個屬神的子民群體啟示；又如聖靈的恩賜不只是為個別的信徒，乃是為了建立整個信徒的團契。社群的經歷或故事就是門訓的場景，也是理性的實踐，和敘事的內容。

五旬宗的靈性是連於話語、聖靈和社群的互動中，多過於「制度化的教會」。可見，五旬宗視教會也不是一個地方或機構，而是一個被救贖的社群。<sup>36</sup>其重視的，是敘事事件中的「人」，而不「事」，因此，其門訓應以人的向度為主。

人皆有經歷，經歷就是「人生旅程中出現的事」，連貫的經歷就是故事。故事塑造人的靈性，五旬宗也不例外。<sup>37</sup>聖經充滿故事，五旬宗的故事是由使徒行傳的五旬節故事開

<sup>34</sup>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, 13-14, 16, 23; Karkkainen, *Toward a Pneumatological Theology*, 30-32; Karl Barth, "The Community for the word," in *Theological Foundations for Ministry*, ed. Ray Sherman Anderso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79), 501.

<sup>35</sup> Don S. Browning, *A Fundamental Practical Theology: Descriptive and Strategic Proposals* (Minneapolis: Fortress, 1996), 10, 195; Gordon D. Fee, *Paul, the Spirit, and the People of God* (Peabody, Massachusetts: Hendrickson, 2003), 67, 71; James D.G. Dunn, "Towards the Spirit of Christ: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ristian Pneumatology," in *The Work of the Spirit: Pneumatology and Pentecostalism*, ed. Michael Welker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2006), 3. 「使社群穩定和進步」是士來馬赫所說的，參德里克·蒂德博爾，《靈巧好牧人：牧養神學導論》，陳永財譯（香港：基道出版社，2004），250；前南斯拉夫五旬宗的彼得(Peter Kuzmic)和米羅斯拉夫·沃爾夫(Miroslav Volf)也形容，五旬宗社群的「團契」(Fellowship)強調的是對社群聚集在一起，共同造就，參 Karkkainen, *Toward a Pneumatological Theology*, 118；福樂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卡維里(Veli-Matti KarKkainen)在《教會學簡介》(*Introduction to Ecclesiology*)和《走向聖靈論的神學》(*Toward a Pneumatological Theology*)，把五旬宗的教會定義為在聖靈大能下和大公合一的背景下的團契，參 Peter Althouse, "Ascension-Pentecost-Eschaton: A Theological Framework for Pentecostal Ecclesiology," in *Toward a Pentecostal Ecclesiology: The Church and the Fivefold Gospel*, ed. John C. Thomas (Cleveland, Tennessee: CPT, 2010), 228; Yong, *Spirit-Word-Community*, 221.

<sup>36</sup> Wynand J. De Kock, "The Church As A Redeemed, Unredeemed, And Redeeming Community," in *Toward a Pentecostal Ecclesiology: The Church and the Fivefold Gospel*, ed. John C. Thomas (Cleveland, Tennessee: CPT, 2010), 47-83.

<sup>37</sup> Kenneth J. Archer, "The Fivefold Gospel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: Ecclesiastical Implications and Opportunity," in *Toward a Pentecostal Ecclesiology: The Church and the Fivefold Gospel*, ed. John C. Thomas (Cleveland, Tennessee: CPT, 2010), 35; 雷·安德遜，《救火線上的事奉—權能教會之實踐神學》，蕭欣忠譯（台灣：台福傳播中心，1996），15；麥葛福，《基督教神學手冊》，劉良淑、王瑞琦合譯（台北：校園書房出



始，內容指向基督道成肉身的救贖，是信徒與神建立關係的出發點。五旬宗重視故事的敘述，特別是聖經的故事，他們不會以命題性(Propositions)來看，他們認為故事應以敘事批判法來閱讀，敘事有著「規範神學性的意義」(Normative theological value)，<sup>38</sup>應以文學作品的方式來閱讀，特別是當中的情節和人物。當讀者重新述說這些故事，可塑造他們的感知，稱為「敘事」，敘事就是為了「活演」當中的故事。在舊約時代，已不停出現故事的重演，亞伯拉罕重演了挪亞的義(創 6:9 和創 15:6)；以撒重演了亞伯拉罕的信；約瑟重演了雅各的神同在；所羅門重演大衛的愛神守誠命(王上 3:3)；以利沙重演了以利亞的服事；.....。在新約時代，耶穌重演人類在世的人生旅程，而使徒及現今的信徒則延續耶穌的故事，跟隨祂的腳蹤，活演祂的旅程。孟保羅認為，今日的五旬宗信徒正在演活使徒行傳中的五旬節故事。五旬宗的敘事和活演，筆者稱之為「敘事策略」。<sup>39</sup>

在敘事策略下，五旬宗的門訓是追隨新約教會的模式，門訓會讓門徒活演五旬宗社群的故事，幫助他們建立和見證他們的身份，塑造一個「榮耀的團契」。<sup>40</sup>同時，他們在世活演，便成了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因著他們重視社群及其關係，他們也會特別關注平等和公義，例如少數群體、婦女和貧窮人的待遇等。這樣，幫助他們關懷世界，<sup>41</sup>及將福音遍傳，從而豐富他們的經歷及經驗，幫助他們成長及邁向成熟。

作門徒最終是學像基督，歸屬的對象是基督。敘事策略如查爾斯牧師所言，要活演五旬節時候的教會，最重要是述說基督的故事。由此觀之，五旬宗門訓應以基督為核心，在門訓中，門徒會以讀經、祈禱和相交來效法和延續基督的道成肉身。因此，那些效發基督的老師就是五旬宗門訓應有的向度。

#### 四、五旬宗牧者的角色

在五旬宗教會內，無論有沒有一套正式確立的門訓系統，總是有一套無形的門訓系統存在，信徒在加入教會後，通常會被要求「作門徒」，教會也會編配一位師傅跟進他，所以信徒參與門訓可算是非自願。由於五旬宗門訓仿效新約教會的模式，師徒關係通常是終生制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，才會調動。組合通常是一對一或小組形式，每個組合均

版社，2003），233。

<sup>38</sup> Knornelis H. Miskotte, "Preaching as the Narrating of the Acts of God," in *Theological Foundations for Ministry*, ed. Ray Sherman Anderso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79), 660; Keith Warrington, *Pentecostal Theology: A Theology of Encounter* (London: T&T Clark, 2008), 191.

<sup>39</sup> Archer, *A Pentecostal Hermeneutic*, 227-8; Miskotte, "Preaching as the Narrating of the Acts of God," 665; 潘嘉樂, 《靈風愛火: 再思聖靈論》, 楊子江譯 (香港: 基道, 2002), 101-2; 孟惠霖、孟保羅, 《聖靈與能力: 五旬節經驗的基礎》, 楊子江、陸張潔明譯: (香港: 羨智領袖學院, 2010), 55; Walter J. Hollenweger, *Pentecostalism: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Worldwide* (Peabody, Massachusetts: Hendrickson, 1997), 322, 324.

<sup>40</sup> Yong, *Spirit-Word-Community*, 277; Archer, "The Fivefold Gospel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," 43; Karkkainen, *Toward a Pneumatological Theology*, 187.

<sup>41</sup> Yong, *Spirit-Word-Community*, 8, 297.

包括一位資深信徒，筆者稱之為「授徒者」(Discipler)，<sup>42</sup>與及一位或多位資歷較淺的信徒，筆者稱之為「門徒」。組合可以是封閉式或開放式，「封閉式的組員」只作一個組合的組員，或是授徒者，或是門徒。待門徒成熟，組合會爆開為兩個組合，門徒各自帶領新的門徒。而「開放式的組員」則同時作授徒者和門徒的角色，他們會參與兩個組合，其中一個做授徒者，另一個則做門徒，像科層架構向下傳遞落去。開放式的門訓在五旬宗教會內較常見，牧者會在整個架構的頂端。無論是那一種系統和架構，牧者的參與度都是有彈性，有些會成為某一組合的授徒者，有些則不會參與任何組合，只作整間教會的門訓的「監督者」。由於牧者的參與各有不同，而且他們常處於在上的位置，他們角色的重要性就容易被人誤解。

五旬宗的門訓是以老師為向度，終極老師當然是耶穌，但在教會內的老師，必定是耶穌的延續者——牧者，姑勿論他們有沒有參與門訓的系統，他們也是眾門徒的焦點，是眾門徒的典範，正如昔日只有幾個門徒貼身跟隨耶穌，但祂死後，單在馬可樓房就有120人(徒 1:15)，可見耶穌不單影響著12門徒，祂也是整個群體的典範。牧者延續耶穌的角色，必定是教會內門訓的核心，他們可以像耶穌直接訓練一些貼身的門徒，也可以因著他的「角色典範」(Role model)，間接訓練外圍的門徒，就是授徒者也需要一位牧者來作榜樣。<sup>43</sup>因此，查爾斯牧師認為牧者應是聖靈充滿的角色典範(Spirit-filled Role Model)，有責任作門徒的屬靈父母，引領教會信徒在靈性上邁向成熟。

現代實用神學指出，教牧是「屬靈導引者」，五旬宗認為牧者是屬靈的榜樣，透過自己的經歷，引導會眾去經歷神。因此，牧者不是事工的專業，只是屬靈上的專業(Profession)，他們必須為信徒提供專業的榜樣，當然牧者並不是完美的，所以「專業」正如其原本拉丁文(*Pro fateri*)的意思，只是「承諾的行為」(Promise-making Act)。<sup>44</sup>換言之，教牧必須公開承諾跟隨主，並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(可 12:30)去學效耶穌的樣式，成為眾人的榜樣。可惜，部份五旬宗牧者經常有「終點：自欺」(Destination: Deception)的感覺，<sup>45</sup>以為自己已經到達了一個足夠成熟的屬靈階段，他們不再需要應用聖經或自己所教導的，而是幫助別人達到標準。例如：他們只為講道而讀經，卻教導會眾讀經親近神；他們不會親身去傳福音，極其量只是信徒帶決志者到他們面前決志，卻教導信徒見證主。總的

<sup>42</sup> Steve Lim, "Fulfill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Great Commission: Becoming & Making Disciples," in *Your Call To Work & Mission: New Discipleship Series From AGTS*, ed. Steve Lim (Springfield: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Evangel University, 2015), 179.

<sup>43</sup> Lim, "Fulfill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Great Commission," 179; Robert McBurnett, *Disciple is a Verb: Discovering Richness of Life through Deeper Discipleship* (USA: Treaty Oak Publishers, 2016), 108-9;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, 117-8.

<sup>44</sup> Gaylord B. Noyce, *Pastoral Ethics: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lergy*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88), 200.

<sup>45</sup> Kevin W. Mannoia & Larry Walkemeyer, *15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 Pastors: How to Strengthen Your Inner Core and Ministry Impact* (Ventura: Regal Books, 2007), 32

來說，教牧在五旬宗門訓的角色是活的榜樣，是耶穌在世的代表！

## 五、五旬宗牧者的策略

五旬宗的門訓是建基於話語、聖靈和社群的互動，並以敘事策略貫穿。查爾斯牧師認為五旬宗門訓必須圍繞著神的話語。<sup>46</sup>五旬宗門訓必須建造在神話語的基礎上，無論採用何種形式，訓練必須包括閱讀、解釋和實踐聖經。教牧作為屬靈導引者，也應是專業的「詮釋導引者」(Interpretive Guide)，<sup>47</sup>不單是釋經(Hermeneutics)，也要導引；不單是述說，也要活演；不單自己詮釋，也要引導會眾詮釋；不單自己活演，也要引導會眾活演，讓整個社群成為詮釋導引者的群體，然後聖經才會在現代產生意義。當牧者訓練門徒時，他們透過講道、公開和私下的分享，述說聖經的故事；同時他們必須述說自己如何活演聖經的故事，然後鼓勵門徒述說他們自己的故事，才教導他們活演聖經的故事。舉例來說，牧者閱讀了馬太福音十八章 18-35 節有關寬恕的故事，當他們向門徒述說寬恕，他們必須述說自己曾經歷的寬恕故事，跟著在教會中，不停活演耶穌的寬恕，然後門徒自然會受教，跟著活演耶穌的寬恕！在此，有五點要留意，**第一**，牧者不可選擇聖經的故事來述說，他們必須盡可能述說耶穌所有教訓；<sup>48</sup>**第二**，牧者不是要單用口去述說故事，要像耶穌用身教及活演；**第三**，牧者要成為榜樣，就必須將他們的生活及生命透明化，不過，這樣連自己的罪也會透明化；**第四**，牧者要多分享自己軟弱，像耶穌以最軟弱的方法去完成救恩一樣（腓 2:8），因著沒有牧者是完美的，他們應該多分享自己的不足，然後才可以讓門徒體會到救恩和倚靠神的需要；**第五**，牧者要多在門徒前認罪悔改，面對軟弱，猶如彼得也要悔改（太 26:75）。在聖經中，認罪回轉是信徒回應神的主調，牧者要在這方面努力作榜樣。這樣，五旬宗門訓應是雙向的，牧者訓練門徒，門徒也在訓練牧者！雙方地位沒有高低之分，只有屬靈經驗多少之別！

在聖靈的基礎上，查爾斯牧師認為五旬宗門訓必須由聖靈主導。這樣，作門徒就必須追求聖靈充滿，並透過禱告來尋求與聖靈親密的關係，禱告不是一種形式，是一種力量，特別是在聖靈中禱告。禱告也不是尋求意見，而是必須與聖靈連上關係，尤如十一位門徒引領百多人在馬可樓房一起尋求一樣，牧者的角色不是發施號令，而是帶領門徒及整個社群尋求聖靈，讓聖靈發出號令，使教會帶來合一和異象。應用魏樂德的「VIM

<sup>46</sup>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, 40, 170.

<sup>47</sup> 美國神學家和聯合衛理公會的主教威廉·亨利·威利蒙(William Henry Willimon)認為教牧是聖經的閱讀者及詮釋者，參 William H. Willimon, *Pastor: 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dained Ministry*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2002), 113-5; 埃默里大學(Emory University)教牧神學教授查爾斯·蓋爾金(Charles V. Gerkin), 亦指出教牧是「詮釋引導者」(Interpretive Guide), 參 Richard R. Osmer, *Practical Theology: An Introduction*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2008), 19-21, 24-25.

<sup>48</sup>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, 32.

以心靈為本」的靈性牧養系統，<sup>49</sup>牧者應帶領門徒尋求異象(Vision)，提供動機(Intention)，而由門徒自行制訂門訓的方法(Means)，如聚會、材料等。一般牧者會提供方法，但耶穌的方式，是提供異象：大使命和大誡命；並以同行三年的榜樣來提供動機，然後讓十一位使徒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延續和承傳下去。因此，五旬宗牧者在聖靈的追求上，仍是作「屬靈導引者」。在尋求異象上，牧者應以榜樣和經驗帶領，讓聖靈保證個人和社群的靈性經驗合一，並提供聖經的詮釋來印證。聖靈決不會切斷社群在基督身體裡的合一，因著聖靈和聖靈中的禱告，教牧、門徒、教會和三位一體的神共同成為社群，社群在禱告中互相開放對話，禱告就把門徒的自我轉移到基督和他的身體——教會，從而激發整個社群的異象。這樣，異象不是由牧者個人制定，而是社群一起尋求時產生。所以查爾斯牧師認為門徒要被轉化，最重要是牧者提供動機，<sup>50</sup>有動機，門徒就會有動力完成。教牧要活演聖經先賢提供動機的故事，例如：活演早期十一位使徒領受大使命後在馬可樓房的禱告，激發五旬節後更多人尋求及分享；又如門徒在美門示範如何見證，讓更多信徒加入這社群，來見證基督。不過，要提供動機，要先用門徒的角度和方法出發，用教導和榜樣去激發門徒仿效：在社群共有的異象上，又帶領教會的門徒們一起制訂目標，以鼓勵參與；在教會內外，教牧親自示範如何完成目標；安排聚會分享門訓的進展，以激發進步，及邀請其他人加入；又以小組架構支援，並需在教會整體的聚會上調節，使信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參與門訓。應用的方法除必要的規限，如聚會、人數、年期、性別等外，則由參與的門徒自行制定，讓他們有動力完成。

在社群的基礎上，牧者仍是要活演基督的榜樣，並以榜樣創造一個適合的文化環境。君不見教牧通常是門徒模仿的對象，只要能誘發門徒模仿，就能創造文化。誘發模仿的動機，最重要是牧者言行的說服力和感染力。要有說服力，牧者的言行必須符合聖經的教導；要有感染力，牧者的言行必須有影響力，和可被效法的。但要發揮持續的說服力和感染力，就要靠賴牧者與社群的關係，<sup>51</sup>建立及維繫關係，牧者必須經常與門徒接觸和會面，探訪及約談自然少不免！關係幫助建立文化，有三種文化要慎防，就是：冷漠文化、舒適文化、和不被鼓勵文化。另有三種文化對門訓十分有幫助，需要創造及推廣：**第一**，是語言文化，五旬宗神學是本色化神學，以民族語言所得的啟示為基礎，民族的語言可幫助開展、傳遞和實踐信仰。語言創造文化，語言本身也是文化，教牧應活演門徒使用一套語言含有耶穌和聖經教導「基恩」(DNA)的語言。這套語言應該盡量和他們

<sup>49</sup> VIM是：異象(Vision)、意向(Intention)、和方法(Means)，參魏樂德，《心靈的重塑》，譚晴譯（香港：天道，2006），109。

<sup>50</sup>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, 30-32, 40, 48, 169; Dan Glover & Claudia Lavy, "Discipleship in the Real World," *Clergy Journal* 83.8 (Jul/Aug 2007): 13; Stephen A. Hong, "Reversing a Downward Spiral: Strengthening The Church's Community, Holiness and Unity through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," *As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Studies* 15.1 (Jan 2012): 118, 120; Emery de Gaál, "Theology as Lived Christian Discipleship: Joseph Ratzinger's Contribution To a Vatican II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i Theologici," *Lateranum* 79.2 (2013): 457-8.

<sup>51</sup> Glover & Lavy, "Discipleship in the Real World," 12.

正在訓練的門徒共同並重覆分享，最終達至整個社群分享。<sup>52</sup>第二，是分享軟弱、認罪悔改的文化。上文已提及教牧分享軟弱和認罪悔改的重要性，牧者應持續活演這種分享，盡量讓整個社群也效法。第三，是實質的分享，教牧要活演五餅二魚的小孩（約 6:9），將自己有的拿出來幫助人；現今很多牧者已不再缺欠，他們身邊很多人也在捱窮，就如他們新入行正受苦的同工，為免出現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 6 節的情況，教牧應多實踐薪金上的分享，與門徒一起活演聖經憐憫人的故事。有些五旬宗教牧誤以為，他們與他者的關係是不重要的，以致出現了過度的個人主義。但是，教牧必須認識自己只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必須透過敘事策略與基督和他者的聯合，從而一起激發出美好靈性成長。<sup>53</sup>

## 總結

門徒是學習者，也是使者、僕人和跟隨者。五旬宗認為，每個信徒都要成為主的門徒，五旬節時的門徒也先作真正的門徒，才能幫助別人成為主的門徒，現今的教牧也當如此。作門徒，就要以耶穌作為生活的終極模範，在思想、言語和行為上成為道成肉身的耶穌。耶穌以道成肉身來作榜樣，祂在馬太福音四章呼召門徒後，在第 5-7 章祂教導門徒，在第 8-9 章示範如何關懷和牧養，成為門徒的榜樣，祂是老師和師傅，也是教練。教練(Coach) 這字在十五世紀原意，是指一匹馬車，將跟隨者(Coachee)從起點送往終點。<sup>54</sup>五旬宗的門訓有責任將信眾送往目的地，成為門徒，教牧不是為自己興起門徒，是興起耶穌的門徒，他們要掌握自己的角色，不要扮演主人。<sup>55</sup>不過，門訓是一個昂貴的事工，教牧需要在時間、人力和生命上付上代價，需要行動，需要滲透在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。而且必定容易受到攻擊或傷害。<sup>56</sup>這不單是門徒與神的約定，也是教牧與神進入一個立約的關係。門訓是教牧的一個時機(Kairos)，讓神干預他們牧養的時刻，使他們自己也進入學習的循環，並體驗成長。他們不再「僅僅傳了福音，而是自己成為福音。」<sup>57</sup>也不再單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，自己也成了主的門徒！

按 2014 香港教會普查，約五成教會認為門訓是教會未來三年的首五項培訓課程，但

<sup>52</sup> Mike Breen, *Building a Discipling Culture: How to Release a Missional Movement by Discipling People Like Jesus Did*, 3<sup>rd</sup> ed. (Pawleys Island, SC: 3DM Publishing, 2017), 65, 67.

<sup>53</sup> Rob L. Staples, "Sanctification and Selfhood: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te of the Wesleyan Messa," *Wesleyan Theological Journal* 7.1 (Spring 1972): 100.

<sup>54</sup> Crabtree, *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*, 27, 36, 166; 陳鴻耀,《伴你前行: 教練與領導》(香港: 匯美書社, 2007), 38; Greg Ogden, *Transforming Discipleship: Making Disciples a Few at a Time* (Illinois: Inter-Varsity Press, 2003), 92.

<sup>55</sup> Hull, *The Complete Book of Discipleship*, 67.

<sup>56</sup> McBurnett, *Disciple is a Verb*, 10, 70; Billie Hanks, *Discipleship: the Best Writings from the Most Experienced Disciple Makers* (Michigan: Zondervan, 1981), 168-9.

<sup>57</sup> Breen, *Building a Discipling Culture*, 15, 77; Stephen A. Hong, "Reversing a Downward Spiral: Strengthening the Church's Community, Holiness and Unity through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." *As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Studies* 15.1 (Jan 2012): 123.

五成以上的大型教會在過去 3 年曾舉辦門訓，相對來說，只有約三成 100 人以下教會曾舉辦門訓。<sup>58</sup>根據《香港教會網頁》，香港約有 106 間五旬宗華人教會，崇拜人數過 500 人的大型教會相信只有約 7 間，<sup>59</sup>其餘大部份在 100 人左右，可能它們都未嘗在門訓當中有進展。進展欠佳，或許門訓還未回歸五旬宗式的門訓，又或是教牧未認清自己在當中的角色和策略，筆者願以此文互勉之。

---

<sup>58</sup> 胡志偉、劉梓濠編，《處境劇變下的牧養更新——香港教會研究 2014》(香港: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, 2016), 237。

<sup>59</sup> 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編著，《香港教會網頁》，<http://search.hkchurch.org/> (31/10/2017)。崇拜人數超過 500 人相信有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、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、神召會禮拜堂、神召會元朗錦光堂、華惠神召會觀塘堂、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和基督教復興教會葵芳堂。